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CATION FOUNDATION

汉画总录

6

绥德

本卷主编
康兰英　朱青生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汉画总录

6

绥德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桂林·

The Getty Foundation

本项目研究得到盖蒂基金会的资助。
Research for this publication was supported by a grant from the Getty Foundation.

项目统筹　汤文辉　罗文波　李　琳
责任编辑　赵　艳　李茂军　李苏澜
装帧设计　李若静　陆润彪　刘　凛　黄　赟
责任技编　李春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汉画总录．6，绥德／康兰英，朱青生主编．—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8
ISBN 978-7-5495-3119-6

Ⅰ．汉…　Ⅱ．①康…②朱…　Ⅲ．①画像砖—史料—研究—中国—汉代②画像砖—史料—研究—绥德县—汉代　Ⅳ．K879.4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305831 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西桂林市中华路 22 号　邮政编码：541001
网址：http://www.bbtpress.com）
出版人：何林夏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桂林广大印务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广西桂林市临桂县金山路 168 号　邮政编码：541100）
开本：787 mm ×1 092 mm　1/16
印张：16.25　　字数：100 千字
2012 年 8 月第 1 版　　2012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800.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编辑委员会

主任

顾森 周其凤

委员

陈江风 陈履生 陈松长 方拥 高书林 高文 顾森 韩顺发 韩玉祥 何林夏 贺西林 何志国 T.Hoellmann 胡新立 黄雅峰 蒋英炬 康兰英 L.Ledderose 李宏 李江 李世勇 李孝聪 缪哲 L.Nickel 牛天伟 M.Nylan M.Powers J.Rawson 闪修山 苏肇平 唐长寿 王恺 汪悦进 魏学峰 翁剑青 巫鸿 武利华 信立祥 徐婵菲 阎根齐 杨爱国 杨孝军 杨絮飞 游振群 于秋伟 曾繁模 张新宽 赵超 赵殿增 赵化成 郑先兴 郑岩 周其凤 朱存明 朱青生

本卷主编

康兰英 朱青生

本卷主编助理

张欣 陈亮 张文靖 闵坤 郝元义 练春海 华昊 刘冠 徐呈瑞

本卷编辑工作人员

李若静 刘朴 张琦琪 杨超 仝丽丽 郑亚萌 张铭慧 董红卫 张彬彬

目　录

前　言 …… 12

图　录 ……（以汉画总录编号排列）
SSX-SD-091-01 …… 16
SSX-SD-091-02 …… 18
SSX-SD-091-03 …… 20
SSX-SD-091-04 …… 22
SSX-SD-091-05 …… 24
SSX-SD-092-01 …… 28
SSX-SD-092-02 …… 30
SSX-SD-092-03 …… 32
SSX-SD-092-04 …… 34
SSX-SD-092-05 …… 36
SSX-SD-093-01 …… 38
SSX-SD-093-02 …… 42
SSX-SD-093-03 …… 44
SSX-SD-094 …… 46
SSX-SD-095-01 …… 48
SSX-SD-095-02 …… 50
SSX-SD-095-03 …… 52
SSX-SD-095-04 …… 54
SSX-SD-096-01 …… 58
SSX-SD-096-02 …… 62
SSX-SD-096-03 …… 64
SSX-SD-096-04 …… 66
SSX-SD-096-05 …… 68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

SSX-SD-097 70
SSX-SD-098-01 74
SSX-SD-098-02 77
SSX-SD-098-03 80
SSX-SD-098-04 82
SSX-SD-098-05 84
SSX-SD-099-01 86
SSX-SD-099-02 90
SSX-SD-099-03 92
SSX-SD-100-01 94
SSX-SD-100-02 96
SSX-SD-100-03 98
SSX-SD-100-04 100
SSX-SD-100-05 102
SSX-SD-100-06 106
SSX-SD-100-07 110
SSX-SD-100-08 112
SSX-SD-100-09 114
SSX-SD-100-10 116
SSX-SD-100-11 118
SSX-SD-100-12 120
SSX-SD-100-13 122
SSX-SD-100-14 124
SSX-SD-100-15 126
SSX-SD-100-16 128
SSX-SD-100-17 130

SSX-SD-100-18 ····· 132
SSX-SD-100-19 ····· 134
SSX-SD-100-20 ····· 138
SSX-SD-100-21 ····· 141
SSX-SD-100-22 ····· 144
SSX-SD-100-23 ····· 148
SSX-SD-100-24 ····· 150
SSX-SD-100-25 ····· 152
SSX-SD-100-26 ····· 154
SSX-SD-101 ····· 156
SSX-SD-102 ····· 158
SSX-SD-103-01 ····· 162
SSX-SD-103-02 ····· 164
SSX-SD-103-03 ····· 166
SSX-SD-103-04 ····· 168
SSX-SD-103-05 ····· 170
SSX-SD-103-06 ····· 174
SSX-SD-103-07 ····· 176
SSX-SD-103-08 ····· 178
SSX-SD-103-09 ····· 180
SSX-SD-103-10 ····· 182
SSX-SD-103-11 ····· 186
SSX-SD-103-12 ····· 188
SSX-SD-103-13 ····· 190
SSX-SD-103-14 ····· 192
SSX-SD-103-15 ····· 195

SSX-SD-103-16 ····· 200
SSX-SD-103-17 ····· 202
SSX-SD-103-18 ····· 205
SSX-SD-103-19 ····· 210
SSX-SD-103-20 ····· 214
SSX-SD-103-21 ····· 216
SSX-SD-103-22 ····· 218
SSX-SD-103-23 ····· 220
SSX-SD-104-01 ····· 222
SSX-SD-104-02 ····· 224
SSX-SD-105-01 ····· 226
SSX-SD-105-02 ····· 228
SSX-SD-106 ····· 230
SSX-SD-107-01 ····· 234
SSX-SD-107-02 ····· 236
SSX-SD-107-03 ····· 238
SSX-SD-107-04 ····· 240
SSX-SD-107-05 ····· 242
SSX-SD-108 ····· 244
SSX-SD-109-01 ····· 246
SSX-SD-109-02 ····· 248
SSX-SD-109-03 ····· 250
SSX-SD-109-04 ····· 252
SSX-SD-109-05 ····· 252
SSX-SD-100-27 ····· 253

序

文字记载，图画象形。人性之深奥、文化之丰富俱在文献形相之中；史实之印证、问题之追索无非依靠文字图形。[1] 汉画乃有汉一代形相与图画资料之总称。

汉代之前，有各种物质文化遗迹与形相资料传世。但是同时代文献相对缺乏，虽可精观细察，恢复格局，重组现象，拾取位置、结构和图像信息，然而毕竟在紧要处，但凭推测，难于确证。汉代之后，也有各种物质文化遗迹与形相资料传世，但是汉代之前问题不先行获得解释，后代的讨论前提和基础就愈加含糊。尤其渊源不清，则学难究竟。汉代的文献传世较前代为多，近年汉代出土文献日增，虽不足以巨细问题尽然解决，但是与汉代之前相比，判若文献“可征”与“不可征”之别。所以，汉画作为中国形相资料的特殊阶段，据此观察可印之陈述，格局能佐之学理，现象会证之说明；位置靠史实印证，结构倚疏解诠释。因图像信息与文字信息的双重存在，将使汉画成为建立中国图像志，用形相学的方法透入历史、文化和人性的一个独特门类。此汉画作为中国文化研究关键理由之一。

两汉之世事人情、典章制度可以用文字表达者俱可在经史子集、竹帛简牍中钩沉索隐，而信仰气度、日常生活不能和不被文字记述者，当在形相资料中考察。形者，形体图像；相者，结构现象。事隔二千年形成古今感受之间的千仞高墙，得汉画其门似可以过入。而中国文明的基业，多始于汉代对前代的总结、集成而制定规范；即使所谓表率万世之儒术，亦为汉儒所解释而使之然。诸子学说亦由汉时学人抄传选择，隐显之功过多在汉人。而道德文章、制度文化之有形迹可以直接回溯者，更是在汉代确立主旨，千秋传承，大同小异，直至中国现代化来临。往日的学术以文字文献为主，自从进入图像传播时代，摄影、电视造成了人类看待事物的新方法，养成了直接面对图像的解读能力。于是反观历史，对于形相资料的重视与日俱增。因此，由于汉代奠定汉族为主

[1] 对于古史，有所谓四重证据法：传世文献+出土文献+出土文物+依地形、位置和建筑建构遗存复原的文化环境设想。但任何史实，多少都有余绪流传至今，则可通过现今活态遗存，以今证古，这是西方人类学、文化地理学中使用的方法。例如，可从近日的墓葬石工技艺中考溯汉代制作；再如，今日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祭祀庆典仪式，其中可能有此地同族举行同类型活动的延承，正所谓“礼失而求诸野”。所以，对于某些历史对象，可以采用“六重证据法”：传世文献+出土文献+出土文物+复原的文化环境设想+现今活态遗存+试验考古（即用当时的工具、材料、技术、观念重新试验完成一遍古代特定的任务）。对问题的追索无非依靠文字和形相两种性质的材料，故略称“文字图形”。

体的文明而重视汉代，由于读图观相的时代到来而重视图画，此汉画之为中国文化研究关键理由之二。

“汉画”沿用习称。《汉画总录》关注的汉画包括画像石、画像砖、帛画、壁画、器物纹样和重要器物、雕刻、建筑（宗教世俗场所和陵墓）。所以，与《汉画总录》互为表里的国家图像数据库[2]则称之为“汉代形像资料”，是为学术名称。

汉画研究根基在资料整理。图像资料的整理要达到“齐全”方能成为汉画学的基础。所谓齐全，并非奢望汉代遗迹能够完整留存至今，而是将现存遗址残迹，首先确定编号，梳理集中，配上索引，让任何一位学者或观众，有心则可由之而通览汉代的形相资料总体，了解究竟有多少汉代图形存世。能齐观整体概况，则为齐也。如果进一步追索文化、历史和人性的问题，则可利用这个系统，有条理、有次序地进入浩瀚的形相数据，横征纵析，采用计算机详细精密的记录手段和索引技术，获取现有的全部图像材料。与我们陆续提供给学界的“汉代古文献全文数据库”和“中文、西文、日文研究文献数据库”互为参究，就能协助任何课题，在一个整体学科层面上开展，减少重复，杜绝抄袭，推动研究，解决问题。能把握学科动态则为全也。《汉画总录》是与国家图像数据库相辅相成的一个长期文化工程，是依赖全体汉画学者努力方能成就的共同事业。一事功成，全体受益。如果《汉画总录》及其索引系统建成完整、细致、方便的资料系统，汉画学的推进，可望会有飞跃。对其他学科亦不无帮助。

汉画编目和《汉画总录》的编辑是繁琐而细致的工作。其平常在枯燥艰苦的境况中日以继夜。此事几无利益，少有名声，唯一可以告慰的是我们用耐心的劳动，正抹去时间的风尘，使中国文明之光的一段承载——汉画，进入现代学术的学理系统中，信息充溢，条理清楚，惠及学界。况且汉画虽是古代文化资料，毕竟养成和包蕴汉唐雄风；而将雄风之遗在当今呈现，是对中国文明的贡献，也是为人类不同文明之间更为深刻的互相理解和世界在现代化中的发展提示参照。

人生有一事如此可为，夫复何求？

编 者

2006 年 7 月 25 日

[2] 2005年国家文化部将《中国汉代图像信息综合调查与数据库》项目纳入“国家数据库专项”系统。

编辑体例

《汉画总录》包括编号、图片、图片说明、图像数据、文献目录、索引六部分内容。

1. 编号

为了研究和整理的需要，将现有传世汉画材料统一编号。编号工作归属于一个国家项目协调(《中国汉代图像信息综合调查与数据库》为国家艺术科学“十五”规划项目)。方法是以省、区编号(如陕西SSX，山西SX)加市、县，或地区编号(如米脂MZ)再加序列号(三位)，同一汉画组合中的部件在序列号之后加横杠，再加序列号(两位)。比如米脂党家沟左门柱，标示为SSX-MZ-005-01(说明：陕西—米脂—党家沟画像石墓—左门柱)。编号最终只有技术性排序，即首先根据“地点”的拼音缩写的字母排列顺序，在同一地点根据工作序列号的顺序。

地点是以出土地为第一选择，不在原地但仍然有确切信息断定其出土地的，归到出土地编号，并在图片说明中标示其收藏地和版权所有者。如果只能断定其出土地大区(省、区)，则在小区(市、县、地区)部分用“××”表示。比如美国密西根大学博物馆藏的出自山东某地，标示为SD-××-001。如果完全不能断定其出土地点，则以收藏地点缩写编号。

编号完成之后，索引、通检和引证将大为方便。论及某一个形象或画面，只要标注某编号，不仅简明统一，而且可以在《汉画总录》和与此相表里的国家图像数据库(国家文化部将《中国汉代图像信息综合调查与数据库》项目纳入“国家数据库专项”系统)中根据检索方法立即找到其照片、拓片、线图、相关图像和墓葬的全部信息，以及关于这个对象尽可能全面的全部研究成果，甚至将来还可以检索到古文献和出土文献的相关信息，以及同一类型图像或近似图像的公布、保存和研究情况。

2. 图片

记录汉代画像石、画像砖的图片采取拓片、照片和线图相比照的方式处理。[1] 传统著录汉画的方式是拓片，拓片的特点是原尺寸拓印。同时，拓片制作时存在对图像的取舍和捶拓手工轻重粗精之别，而成为独立于原石的艺术品。拓片不能完整记录墓葬中画像砖石的相互衔接和位置关系，

[1]由于在《汉画总录》的编辑方针中，将线描用于对图像的解释和补充，线描制作者的观点和认识会有助于读者理解，但也形成了一定的误导和局限，因此在无必要时，将逐步减少线描的数量，而把这个工作留待读者在研究时自行完成。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

以及墓葬内的建筑信息，无法记录画像石上的墨线和色彩，对于非平面的、凸凹起伏的浮雕类画像砖石，也不能有效地记录其立体造型。不同拓片制作者以及每次制得的拓片都会有差异。使用拓片一个有意无意的后果是拓片代替原石成为研究的起点，影响了对画像石的感受和认知。拓片便利了研究的同时也限制了研究。只是有些画像砖石原件已失，仅存拓片，或者原石残损严重，记录画像砖石的拓片则为一种必要的方法。

照片对画像砖石的记录可以反映原件的质地和刻划方法、浮雕的凸凹起伏，能够记录砖石上的墨线和色彩，是高质量的图像记录中不可缺失的环节。线图可以着重、清晰地描绘物像的造型和轮廓，同时作为一种阐释的方法，可以展示考察、记录研究者对图像的辨识和推证。采取线图、照片、拓片相结合的途径记录画像砖石，可相互取长补短，较为完备。

帛画、壁画和器物纹样一般采用照片和线图。

其他立体图像采用照片、三维计算机图形、平面图和各种推测性的复原图及局部线图。组合图与其他图表的使用，多部组合关系明确的情况，一般会给出组合图加以标明，用线描图呈现。如多部组合而关系不明确的情况下则或缺存疑。其他测绘图、剖面图、平面图以及相关列表等均根据需要，随著录列出，视为一种图解性质的“说明”。[2]

3. 图片说明

图片说明分为两个部分。其一是关于图片的基本信息，归入“4. 图像数据”中说明；其二是对于图像内容的描述。描述古代图像时，基于古今处在不同的观念体系中的这一个基本前提，采取不同方式判定图像。

3.1 尝试还原到当时的概念中给予解释[3]，在此方向下通常有两种途径。

3.1.1 检索古代文献中与图像对应的记载或描述，做出判定。但现存的问题，一是并非所有图像都能在文献中找到相应的记载或解释，即缺乏完备性；二是这种“对应”关系是人为赋予的，

[2]根据编辑需要，在材料和技术允许的情况下，会给出部分组合关系图。由于编辑过程受到各种条件的限制，尽其努力也无法解决全卷缺少部分原石图、拓片、线图的情况，或者极个别原石尺寸不齐的情况，目前保持阙如，待今后在补遗卷中争取弥补。

[3]任何方式中我们都不可能完全脱离今人的认识结构这一立足点，不可能清除解释过程中“我”的存在，难以避免以今人的观念结构去驾驭古代的概念。完全回到当时当地观念中去只是设想。解释策略决定了解释结果。在第一种方式中，我们的目的不是把自己置换到古人的处境中去体验，而是去认识古人所用概念及其间结构关系。

文献与图像并不存在必然的联系，且不同研究者可能做出不同的判断[4]；三是现存文献只是当时多种版本的一种，民间工匠制作画像石所依据的口述或文字版本未必与经过梳理的传世文献（多为正史、官方记录和知识分子的叙述）相符。

3.1.2 依据出土壁画上的题记、画像砖石上的榜题、器物上的铭文等出土文字材料，对相应图像做出判定，这种方式切近实况，能反映当时当地的用语，但是能找到对应题记的图像只占图像总体的一小部分。

3.2 在缺失文献的情况下，重构一种图像描述的方式——尽量类型化并具有明晰的公认性。如大量出现的独角兽，在尚不确定称其为“兕”还是“獬豸”时，便暂描述为独角兽，尽管现存汉代文献中可能无“独角兽”一词。同时，图像描述采取结构性方式，即先不做局部意义指定，而是在形状—形象—图画—幅面—建筑结构—地下地上关系—墓葬与生宅的关系—存世遗迹和佚失部分（黑箱）之间的关系等关系结构中，判定图像的性质或意义。尽管没有文字信息，图像在画面和墓葬中的位置和形相关系提供了考察其意义和“功能”的线索。

在实际图片说明中，上述两种方式往往并用。对图像的描述是在意识到这些问题的情况下展开的，部分指谓和用语延承了以往的研究，部分使用了新词，但都不代表对图像涵义的最终判定，而只是一种描述。

4. 图像数据

图片的基本信息（诸如编号、尺寸、质地、时代、出土地、收藏地等）实际上是图像数据库的一个简明提示。收入的汉画相关信息通过数据库的方式著录，其中包括画像石编号、拓片号、原石照片编号、原石尺寸[5]、画面尺寸、画面简述、时代、出土时间、征集时间、出土地[6]、收藏地、原收藏号、原石状况（现状）、所属墓葬编号[7]、组合关系、著录文献等项。文字、质地、色彩、制

[4] 关于此前题材判定和分类的方法和问题，参见盛磊：《四川汉代画像题材类型问题研究》，北京大学艺术学系99级硕士毕业论文。

[5] 画面尺寸的单位均为厘米，书中不再标识。

[6] 出土与征集的区分以是否经过科学发掘为界，凡经正式发掘（无论考古报告发表与否）均记为出土，凡非正式发掘（即使有明确出土地点和位置）均记为征集。

[7] 所属墓葬因发掘批次和年代各异，故记为发掘时间加当时墓葬编号，如1981M3表示党家沟1981年发掘的第三号墓葬。

作者、订件人、所在位置、相关器物、鉴定意见、发现人中有可著录者，均在备注项中列出。画像石墓表包括墓葬所在地、时代、墓葬所处地理环境、封土情况、发现和清理发掘时间、墓向、墓葬形制、随葬器物、棺椁尸骨、画像石装置，发现人、发掘主持人也在备注项中注出。建立数据库的目的和价值在于对数据库中的所有记录进行检索、比较、统计、分析，以期达到研究的完备性和规范性。[8]

5. 文献目录

文献目录列出一个区域（指对汉画集中地区的归纳，如陕北、南阳、徐州、四川等，多根据汉画研究的分区，而非严格的行政区划）有关汉画内容的古文献、研究论著和论文索引，并附内容提要。在每件汉画著录中列专项注出其相关研究文献。

6. 索引

按主题词和关键词建立索引项，待全部工作结束之后，做成总索引。因为《汉画总录》的分卷编辑虽然是按现在保管地区为单位齐头并进，但各种图像材料基本按出土地点各归其所，所以地名部分不出分卷索引，只在总索引中另行编排。

朱青生
北京大学汉画研究所
2006 年 7 月 31 日

[8] 对于存在大量样本和繁杂信息的研究对象，数据库的应用是有效的。在考古类型学中，传统的制表耗费时力，且不便记忆和阅读，细碎的分类常有割裂有机整体之弊。《汉画总录》的设想是：（1）无论已有公论还是存疑的图像，一律不沿用旧有的命名及在此基础上的分类，而按一致的规范和方法记录。（2）扩大图像信息的范畴，全面记录相关要素，包括出土状况（发掘/清理/收集）、发现人、出土时间、出土地点及其所属古代区划、画像材质、尺寸、所属墓葬形制、画像位置、随葬器物及其位置、画像保存状况、铭文、已有断代、画像资料出处、相关图片、相关研究、收藏地等。图像则记录单位图像的位置及其间的组合情况。（3）利用数据库，按不同线索和层次对图像信息进行查询、检索，根据统计结果做出判断。

目　录

前　言 …… 12

图　录 ……（以汉画总录编号排列）

SSX-SD-091-01 …… 16

SSX-SD-091-02 …… 18

SSX-SD-091-03 …… 20

SSX-SD-091-04 …… 22

SSX-SD-091-05 …… 24

SSX-SD-092-01 …… 28

SSX-SD-092-02 …… 30

SSX-SD-092-03 …… 32

SSX-SD-092-04 …… 34

SSX-SD-092-05 …… 36

SSX-SD-093-01 …… 38

SSX-SD-093-02 …… 42

SSX-SD-093-03 …… 44

SSX-SD-094 …… 46

SSX-SD-095-01 …… 48

SSX-SD-095-02 …… 50

SSX-SD-095-03 …… 52

SSX-SD-095-04 …… 54

SSX-SD-096-01 …… 58

SSX-SD-096-02 …… 62

SSX-SD-096-03 …… 64

SSX-SD-096-04 …… 66

SSX-SD-096-05 …… 68

SSX-SD-097 …… 70
SSX-SD-098-01 …… 74
SSX-SD-098-02 …… 77
SSX-SD-098-03 …… 80
SSX-SD-098-04 …… 82
SSX-SD-098-05 …… 84
SSX-SD-099-01 …… 86
SSX-SD-099-02 …… 90
SSX-SD-099-03 …… 92
SSX-SD-100-01 …… 94
SSX-SD-100-02 …… 96
SSX-SD-100-03 …… 98
SSX-SD-100-04 …… 100
SSX-SD-100-05 …… 102
SSX-SD-100-06 …… 106
SSX-SD-100-07 …… 110
SSX-SD-100-08 …… 112
SSX-SD-100-09 …… 114
SSX-SD-100-10 …… 116
SSX-SD-100-11 …… 118
SSX-SD-100-12 …… 120
SSX-SD-100-13 …… 122
SSX-SD-100-14 …… 124
SSX-SD-100-15 …… 126
SSX-SD-100-16 …… 128
SSX-SD-100-17 …… 130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